



### (六) 河神 (ak'e tso'oyeha)

河神為在河流之地神，此神主要在幫助漁獲，防止外族入侵，保護涉水或游泳者，其祭祀同於土地神。<sup>13</sup>祭土地神之翌日，向河神祭獻。據說若祭祀此神，魚類會大量繁殖，則可大獲漁撈之利，所以每年小米收成的一個月後就舉行該祭典。每一家在溪流都有其領界，只要在該處放置插了小米穗的竹子，別人就不可以擅自入其界內偷捕魚。據說若有人敢犯其戒，就會受到河神的譴責，不是受傷就是患病。<sup>14</sup>

### (七) 小米女神 (ba'e ton'u)

為掌管小米 (ton'u) 的神。據傳本族的小米最初是由此神所賜與，所以每當播種或收割小米之前，都要先祭拜此神。<sup>15</sup>每年七、八月鄒族的 homeyaya 所祭便是此神，是鄒族的豐收神。祭祀的儀式繁瑣、靜穆嚴肅，一般只有該家族族人參與。<sup>16</sup>農業為婦女工作，故管理農作物之神為女神，小米女神之職掌，是將已成熟之粟交給人。在農耕祭儀中，小米女神隨最初收割的二株小米穗，至家族中，至收穫完畢，乃隨新收割的小米入聖粟倉，至明年除草祭開倉儀式時離去。各部落各家族宗家都有一位小米女神在聖粟倉中。<sup>17</sup>

### (八) 稻神 (ba'e pai)

稻神為稻穀之神，因種稻技術傳入，增加稻神，職能也像小米女神，但神聖性較少，儀式亦簡單。<sup>18</sup>

### (九) 獵神 (hitsu no emokeyengi)

獵神意即追尋，就是追尋獸類；能招致各種獸類的神明。平時住在保存取火用的燧器袋中，各個氏族的獸骨架中都有此神，能引致獸類之游離靈，給予獸骨架之所有家族。每獸骨架有一神，從而各部落各宗家有其一尊，農

13 同上註，頁135。

14 小島由道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·第四卷》，頁65-66。

15 小島由道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·第四卷》，頁65-66。

16 財團法人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，《迎接2006年伊發弗歐伊 (i'afafeyoi) 戰神的到來—鄒族達邦社瑪雅斯比祭典解說手冊》，頁2。

17 王嵩山，《過去就是現在：當代阿里山鄒族文化形式的社會建構》，頁51。

18 衛惠林、余錦泉、林衡立，《臺灣省通志稿·卷八·同胄志·曹族篇（第一冊）》，135。

耕祭儀中儀節以外，平時每有獵獲時均致祭。<sup>19</sup>

#### (十) 守護門神 (hitsu no pa'mumutu)

在鄒族聚落的入口處通常都會有神靈。此神負責為部落把關阻止惡疾、防止惡靈侵入部落，而來襲的敵人也會被懲罰而敗死。<sup>20</sup>現在在鄒族部落仍有守護門神。每大社有一神，為守護社地之神。祭儀須由社地地主之家族主持，大社社口必有赤榕或茄苳巨木一株，樹前置大石一塊，靈樹為社神憑依之所，大石為祭壇，祭酒灌於石上。平時社民通過時，亦常以所攜肉糕等，分少許獻之。<sup>21</sup>

#### (十一) 家神 (hitsu no emo)

此神負責保護家中成員免於疾病及水災的侵害。或謂與粟神為同神異名，在達邦部落家宅內，有獸骨架者，認家神為粟神與獵神之合稱，聖粟倉與獸骨架，為其主要象徵，而此二物，只在各家族宗家中才有，宗家以外之家屋則無家神。<sup>22</sup>

#### (十二) 茄苳之靈 (hitsu no sɔveɯ)

在部落的入口處，除了赤榕之外還栽植茄苳（鄒語sɔveɯ），稱此處為sɔveuana（茄苳的地方），此樹之靈守護著番社的入口。人若砍伐該樹，即會患熱病、發高燒。每年小米收成後要修路（smoceonɯ）時，則一定要祭拜此神。禁止向靈樹接近、丟東西、折取枝葉或接觸，經過時禁止大聲喧嚷或有粗暴行為，否則會生熱病。<sup>23</sup>

#### (十三) 惡神

主要的惡神有〈1〉痘神 (hitsu no koah'oh'o)，據說此靈是來自平地人的村落；〈2〉兇煞 (taliuliu)，據說此靈是來自西海岸的惡神，人若遇見該惡神，便會馬上死去。巫師常看到該神的形象；〈3〉溪中的惡靈

19 衛惠林、余錦泉、林衡立，《臺灣省通志稿·卷八·同胄志·曹族篇（第一冊）》，頁136。

20 財團法人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，《迎接2006年伊發弗歐伊(i'afafeyoi)戰神的到來—鄒族達邦社瑪雅斯比祭典解說手冊》，頁2。

21 衛惠林、余錦泉、林衡立，《臺灣省通志稿·卷八·同胄志·曹族篇（第一冊）》，頁136。

22 同上註，頁136。

23 同上註，頁156。



(engohcu)，據說人之所以會溺死，都是因為被此惡靈抓走，所以，人們請河神來把它趕走。<sup>24</sup>此等惡神，憑附人體時，可賴哈莫天神驅逐之，侵入生活環境時，可仗土地神驅逐之。

## 二、自然物之靈

鄒族對若干特殊樹木與岩石則相信具有精靈。樹靈 (hitsu no evi) 所憑依之樹木只限於赤榕、茄冬、樟、栓皮櫟 (kaimutsu) 四種，但亦並非相信所有該種樹皆有靈，僅對少數高大古樹方稱之為靈樹。對岩靈 (hitsu no vatu) 亦然，只有某種特殊形狀與色彩的岩石得稱為靈岩。此等靈物非由巫師不能認出。一般人常持消極畏懼態度，禁忌接觸，而鮮有積極之祭儀或巫術。生於大社入口處的靈樹則特別具有一種功能，即除成為樹靈所憑依外，同時復為部落神坐鎮之處；故對部落神的祭儀，必面向此靈樹舉行。此外，各大社的男人會所前及鄰近大社山中的特定草坪亦有靈樹的設定，此兩地均為農耕祭儀的祭場。<sup>25</sup>

## 三、人死後的身體靈hizo轉變成的hitsu

死亡之後身體靈hizo立刻轉形為hitsu，並隨即赴靈界「塔山」。相對的，其遊離靈piepia則變為hitsuotei（意為「糞之靈」），繼續停留在聚落內、參與（干擾）社人的日常生活。根據小島由道的描述：遊離靈piepia徘徊於聚落之內，雖以糞為主食，也時常偷人的食物。當一個人以為有足夠分給別人的酒，可是真正分下去的時候，往往發現其量不足；或者飯、肉等在不知不覺中不翼而飛的情形，都是停留在聚落內的死者之遊離靈piepia所竊走的。遊離靈要死五次，才能完全消失。<sup>26</sup>

阿里山鄒族的神靈觀，可以下圖示意：

24 小島由道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·第四卷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2001），頁67。

25 衛惠林、余錦泉、林衡立，《臺灣省通志稿·卷八·同胄志·曹族篇（第一冊）》，頁135。

26 小島由道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·第四卷》，頁7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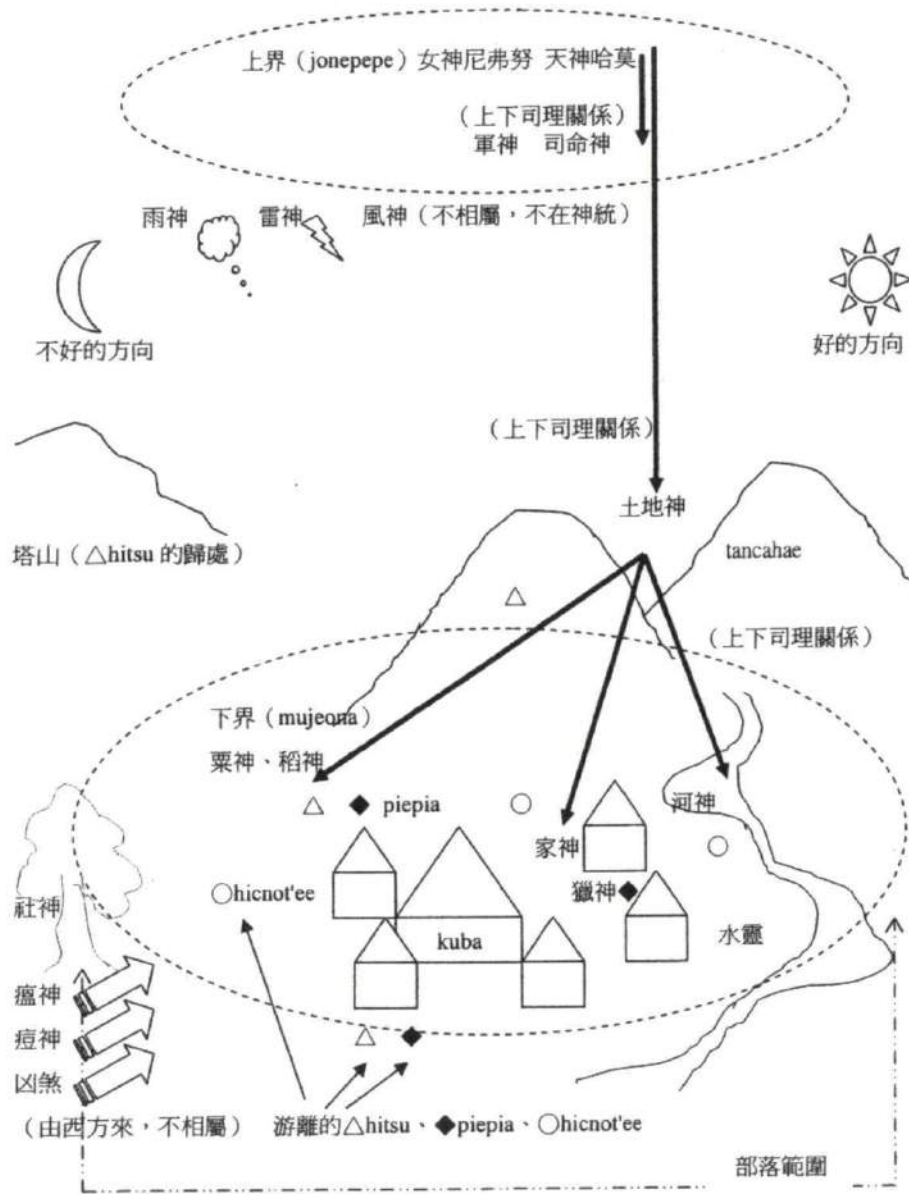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-1-5 阿里山鄒族神靈空間與相關位置

(資料來源：陳盈真，〈阿里山鄒族巫術與文化〉，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頁42。)



## 第二章 祭典

祭典的信仰所帶來的，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儀式。也可以說，儀式就是生活的一部份。

### 第一節 舊記錄所見的祭典儀式

大正六年（1917），小島由道整理了佐山融吉的調查報告，於《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》，指出北鄒主要的儀式有七種，即：miapo小米播種祭、meokayo no pai稻米播種祭、mokayo小米開始收割祭、mokayo no pai稻米開始收割祭、miokayo狩獵祭、meyosku河神祭以及smocean（修路之意，其實是小米收成後的祭祀）等。<sup>1</sup>其內容如下：

#### 一、miapo

亦稱meokayo。這是在播種小米之初所舉行的祭祀，相當於'tayal族的sumatto（播種祭）以及支那人的春社。在祭祀之前幾天，各家男子要下溪捕魚，儲存在旱田小屋裡，並從這一天起遵守一切禁忌。祭祀的前一天，各家主祭者（家長，若家長因故無法主持時，則由其他尊長之男子主祭）準備小米種以及祭祀用的農具（不用番鋤，而是用鬼茅、桑枝以及竹枝）。

祭祀當天凌晨，主祭者帶領一、兩名家人，攜帶小米種少許、酒、黏糕、魚（前一天捕獲的），以及農具到祭田裡，鏟除茅草約六尺平方，翻挖該處，撒下種子，覆上泥土，向神靈獻上酒、黏糕、魚等供品後，祈禱說：「我們要開始播種小米了，所以祈求你多保佑！」之後用茅草夾魚骨，豎在地上，並在該處建一間小屋（用以當作旱田小屋）。建完後就回去，稱此為meokayo。第二天早上，主祭者再前往該處做同樣的事情，稱為tookokayo。

幾天後，待祭田裡的小米種發芽時，全家一起從事播種。全社播種小米結束後，全黨（按：這裡的「黨」，指的是今天所說的「大社」）一起出去打獵，才解除禁忌。

本番番語稱祭田為p'ookaya，都設在郊外，其面積約六尺平方。但據說luhtu番namakaban社有人將祭田設在屋簷下

1 小島由道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·第四卷》，頁76。

## 二、meokayo no pai

為播種稻米之初所舉行的祭祀。祭祀前幾天，各家都釀好酒；祭祀前一天，清掃房屋內外；祭祀當天，家裡要有一女人到稻田裡去，將茅草插好（做為神位），再將稻種播撒在其周圍，祈求豐收後回家。這一天飲宴盡歡，第二天起全家從事播種。

## 三、mokayo

為收割小米前舉行的祭祀。祭祀前一天，各家都用一種稱為tapazou（按：楷葉）的草汁擦拭衣服、裝飾品、餐具以及家裡的柱子等。祭祀當天凌晨，主祭者單獨前往祭田，手上拿著豬耳朵和茅草紮在一起的東西在小米穗上揮動，並告以明天起要開始收割之意，然後折斷兩根小米穗回來，在自家門口向這兩根小米穗獻上酒、肉，用以祭拜小米神。

## 四、miokai

為小米收成後所舉行的狩獵祭。這一天，全黨男子都上山製作snoecava（按：一種祭祀的法器），再供與黏糕並倒酒，以招徠野獸之靈，祈求將來狩獵豐碩，然後回家。第二天大家一起出獵，返回後以酒獻獸骨架，用以祭祀獵神之靈。

## 五、meyosktu

在狩獵祭之後的幾天，就要舉行此祭。全黨男子一起下溪捕魚，以此祭河神，祈求將來漁撈豐收。

## 六、smoceontu

smoceontu就是ceontu，即修「路」之意。平常，本番一點也不關心他們的道路，他們當然也不會去清掃，即使道路毀壞也不會去補修。但每年一次，也就是在小米收成後，全黨合力修補大社通往他處之道路。tapangtu（按：達邦）及tfuya（按：特富野）兩黨將修路分為兩天舉行，第一天修補一方的道路，次日修補另一方的道路。同時，他們在這兩天中舉行首級祭和成年禮，並懲罰不法之徒。這是本族最大的祭祀，在黨的公廨中舉行。其儀式如下：祭祀前幾天，各家釀酒，壯丁們上山狩獵以備肉。祭祀前一天，小社之民集聚於大社，大社宗族們則以酒肉款待。祭祀當天，男女出去清掃道路。男子割草，女子拔草，工作結束後聚集到社口之赤榕下製作snoecava，祭拜地神，祈求社內平安後，男子再上山採薪將其拿至公廨；女子採集茅草（亦做為薪柴之用）拿到頭目家，然後男女盛裝集聚於公廨，燃燒薪柴、殺豬、祭軍神、祭敵人的首級，在前院裡飲宴歌舞，盡歡而



散。第二天清晨，修完另一方的道路後，再飲宴歌舞。這一天，在公廨舉行成年禮，並且懲戒族中不法之徒。

#### 七、mokayo no pai

於稻子收成之初舉行。祭祀的前一天打掃屋內屋外，主祭者於祭祀當日清晨，單獨赴旱田取若干稻穗回來，再倒酒祭祀稻米神。第二天起，大家開始收割。<sup>2</sup>

賴子清等人所著《嘉義縣志》，也記載了如下祭典：

農事祭：此祭專為作物而設，作物重粟，次即旱稻、薯芋。故粟祭最要，旨在祈求豐稔，報謝豐年，且祈種族繁榮、生活安定。農事祭之祭神各族不同，在中部之布農族與曹族為司理之神，祭祀分為播種祭、收穫祭二種，有時且行鋤草祭及收倉祭。

播種祭：以粟播種祭為主，稻、黍、薯、芋等為從，通常包含在粟播種祭之內，惟稻祭則單獨舉行。播種在收穫後四個月，粟播種祭于播種前行之，曹族祭期九天，極其繁縟，後似改為六天，祭前丁男出獵，第一日司祭全家出捕魚蝦，貯于倉房以備祭祀之用。第二日各亞氏族全家至溪間漁撈。第三日各亞氏族丁男沿接溪魚，派人汲水，採茅回家，在達邦部落有粟種之脫穗淨化儀式，以幼茅蘸水洗于粟穗上，祈下種後風調雨順，粒粟豐登，婦女釀酒製糕。第四日粟田初播種，味爽司祭家之男女五、六人，由司祭率領，持菜種、酒、糕、魚、鋤頭、水筒、杖、桑枝、竹枝至祭田，在方六尺之地，採伐除草後，在該地中央建田寮，司祭在田寮周圍播粟種十數粒，一人持水筒澆水，一人握茅、竹枝、桑枝及鋤壅土，播完在場食糕、魚飲酒，食後挾魚骨于茅桿上端劈開處，插于祭田上，並建田寮于祭田畔，暫不蓋頂，畢回家早餐，是日部落全民休息飲酒。第五日各亞氏族整日休息飲酒。第六日或謂祭田粟發芽之日，全家至普通田中播種，擬參加翌日圍獵之青年，須到山上採鬼茅或樹枝，以備是夜營火之用，婦女搗製粟糕，男子回家後再整裝，結隊入山狩獵，是為圍獵之開始。第七日至第九日圍獵，第七日晨獵團抵山中獵舍，先用燧器取火，炊飯食之，夜宿山中，第八日行獵，傍晚以酒祭地神，飲畢仍宿山中，第九日早歸社。

除草祭：除草在播種後半年，即粟之間花結穗期前舉行，曹族視此時為粟生長期中危機，變化甚烈，必須特別保護，除實行除草，防

2 中譯文引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·第四卷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2001年），頁70-71。原出處為小島由道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·第四卷》，頁77-79。

止外來之損害外，尚有使粟穗充實之儀節，斯時自聖粟倉送出粟神至祭田中，求庇粟結穗。

收穫祭：阿里山曹族收穫祭，極其複雜，祭前八日即開部落會議，協議祭事。第一日齋戒掃除，第二日禁外宿，第三日洗衣服、器具，第四日持祭品赴田疇祭粟神、摘穗，第五日試食新粟，第六日割祭粟，第七日藏置祭粟，第八日至第十日收割，第十一日藏置種粟，預備祭事，第十二日攜酒糕入山，立茅薦神作祭，第十三日以後狩獵祭、敵首祭、成年祭、道路祭等附加祭儀。敵首祭前，由部落之軍事領袖先行鑽燧取火儀式，改會所之社火以祈年。

收藏祭：第一日自收割開始以來，隨粟到家之種粟神，除留一神于聖粟倉外，餘皆離去，各粟田之祭，隨熟隨割，祭田僅留一穗，以備是日割完致祭。司祭盛裝赴祭田，右手提豬耳及束茅，在最後一穗揮五次，摘入簍，至田寮，再以豬耳與茅，在最初收割之一穗上揮祭五次，然後取此入簍，握最初最後所割之穗回家，置于聖粟倉中，壓以石塊。達邦部落男子，攜糕一塊至男子會所，粘于會所樑柱，婦女粘糕于聖粟倉，然後運粟回家，收于普通粟倉，關閉倉門，留粟神于倉內。此後第二日至第七日各有行事，極其繁縟。

早稻播種祭：第一日掃除屋內外及道路，禁遠行，男子夜集會所，部落首長繞行會所內，以木枕擊地板，疾呼自今驅逐靈怪。第二日初植，各亞氏族（今多稱家族或世系群）之主婦一人司祭，將樑上稻種戶穗，取至田中，選定一處，押一根茅，在其周圍播種，司祭全日不得近火，焚食肉、米以外之物，翌日即行實際播種。

早稻收藏祭：收穫既畢，剋期收藏祭，祭前將田疇所割之稻悉數運回。第一日初藏，夜收入倉，次日男子供酒于獸骨架，飲宴終日，次晨入山圍獵。

敵首祭：獵首與粟收穫祭中之祭獵回，有極濃厚之祭儀的巫術意義，獵首成功時，不論祭時出征或平時出征，均有敵首祭，祭時出征，每年收穫祭舉行一次，併舉道路祭、幼年週年禮、成年禮等。

狩獵祭：狩獵祭在收穫祭後，舉行集體狩獵或焚山狩獵，全社丁另整裝入山，行獵前各插茅草一根，招獸靈而供以糕酒，並向山神祈求多賜獵物，保佑獵人安全，獵以亞氏族為單位，任何亞氏族之團體或個人出獵所獲，必攜至宗家，扶于獸骨架，致祭獵神或鼓靈，雖行祭者非團體而係出獵之個人，因獵場與獸骨架為亞氏族所有，故其行為亦被認為代表亞氏族全體者。舉祭方式：獵人扶獵獸至獸骨架，嚼生粟少許代酒，置于竹筒酒器中，攜至獵獸前，自酒器取碎粟少許，





含于獸口中，且向獵神禱告，「今後出獵時，佑我豐獲。」然後宰割獵獸，以其顎骨懸于架，蓋以此物為致祭對象也。

河川祭：河伯（按：河神）之祭祀與捕魚有關，阿里山曹族在狩獵祭之數日後，各氏族另人，至河邊致祭河伯。

男子會所新築祭：部落單位祭儀，有男子會所新築祭，由部落司祭主持，其儀節與敵首祭同，敵首籠、燧器袋籠及木槲草，安置新屋裡。

家屋落成祭：家屋本為亞氏族宗家，其建築落成祭，只限于大社宗家之落成。小社分立以後，各亞氏族在小社之分家，亦稱為家屋，其建築落成時，亦須舉祭。新屋落成後，男子以酒對獸骨架，婦女以酒、飯、肉對聖粟倉致敬，乃設酒宴，由一來客唱凱旋歌。<sup>3</sup>

賴子清等人所著《嘉義縣志》的內容，主要是引自衛惠林、余錦泉、林衡立三位所著，《臺灣省通志稿卷八·同胄志·曹族篇（第一冊）》。所呈現的是日本時代以前，鄒人的祭典情況。在日本人統治以後，阿里山鄒族的祭典內容，有明顯的變化。

## 第二節 祭典儀式的現況

阿里山鄒族到了今天，仍然持續進行，並且維持神聖性的祭典，只剩miapo、homeyaya和mayasvi等三種。

### 一、miapo播種祭

miapo的流程如下：

小米的播種通常選擇聖誕節過後至元旦之間從事。正式舉行播種的前一日，參加儀式者要禁食蔥、蒜、魚類禁忌事物，尤其是儀式負責人更要絕對遵守。而為了避免有不潔的旁人介入，通常選夜半開始進行儀式。聯合家族的儀式執行者夜宿於祭粟倉（monopesia，按：亦作家族祭屋）中，待快天明的時候，從祭粟倉中懸吊著的小米束摘下一穗。用蘆葦草（haiimu）編結，形似一陷阱，意在給hitsu看，出門時將之放在要撒播的小米種之上，事畢之後，還再做十幾個這樣的編結，放在種下的小米之上，亦需要帶幾個蘆葦結（vomu）回去。

3 賴子清等，《嘉義縣志》（嘉義：嘉義縣政府，1977年），頁87-91。

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後，主祭者領頭，由正門出發，每個人要拿著和小米神有關的由箭竹製成的拐杖，帶到小米田去；同時亦帶飯和前天捕來的數條溪魚，一筒水和小鋤頭。

到小米田（儀式用地pokaya）後、進行整地，若人數較多，則可輪流、每人翻幾下，清出一塊地方來、供作種植小米之用。接著將小米搓成顆粒，撒散到田中，用小鋤覆土、灑水。同時間族人在旁削竹枝待做架魚骨的竹架。播種儀式時所使用之掘土木杖，禁止在平時使用。小米的種子播灑於田中之後，主祭者在小米田中吃食魚和飯（ufi），將吃剩的完整魚骨掛在分叉的竹架上，竹架插置小米田中，藉以祈禱小米神眷顧小米的成長與豐收，播種儀式至此完成。<sup>4</sup>

## 二、homeyaya小米收穫祭

過去在播種到收割之間的祭典儀式，現在都沒有進行了，就直接進入homeyaya。今天所說的homeyaya，主要就是過去所記載的「收穫祭」與「收藏祭」的儀式，因為文獻書寫的因素，homeyaya的名稱被忽略了。homeyaya是阿里山鄒族最重要的祭典，當舉行homeyaya時，在小社或外地的家族成員，都要盡可能地回到大社的宗家，參與祭典。在過去，homeyaya的舉行時間長達約一個月，但在日本政府及青年團的推動之下，到了昭和十年（1935），達邦與特富野的homeyaya分別被縮減為廿五天和三週；<sup>5</sup>四年後又從十天縮減為三天；<sup>6</sup>到了昭和十七年（1942），不但只有三天，進行的地點也由各家族集中到神社前，甚至還要為日本皇軍與高砂義勇隊祈福。<sup>7</sup>不過，雖然在經過日本時代的變動後，縮減到只有三天，但是homeyaya的舉行卻不曾停止，一直從遙遠的過去流傳至今：

小米收穫儀式（homeyaya）開始進行的前幾天，透過某些準備工作，脫離與轉換日常世俗的時空及心態，進入儀式的特殊領域。這些準備工作以頭目家族長老會議審慎的決定日期肇始，通知各家族，各家族分別準備儀式所需之經費、米、豬肉、燃材（現已以瓦斯取代），討論各事項及各人應負責的事務。這個由長老開會決定事情的過程便稱為esfutu。為了避免中途介入不能舉行儀式的因素，esfutu

4 王嵩山，《阿里山鄒族的社會與宗教生活》（臺北：稻鄉，1995年），頁59-60。

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，《理蕃の友・第二卷》（東京：綠蔭書房，1993年），第四年十月號，頁6-7。

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，《理蕃の友・第三卷》（東京：綠蔭書房，1993年），昭和十四年三月，頁7。

7 同上註，昭和十七年十月，頁5。



之後到儀式舉行的時間不會間隔很長，往往在幾天內就舉行。決定了時間，到收割小米前，各家族必須用tapanio（按：楮葉）和清水來擦拭和清洗monopesia和家內儀式要使用的器物如鍋、碗、碟、筷等。擦洗過的用具就不可以隨便觸摸，也不作為日常煮食的用具。有人說這是給小米神baidonu（按：即第一章的小米女神ba'e ton'u）用的。平常時在廚房用的器具，不可帶到祭粟倉中，但現在已沒有這麼嚴格。

民國七十七年的眾聯合家族協調會（esfutu），是7月11日凌晨在汪家進行的，各家族派代表出席共同商議後，決定7月15日至16日舉行homeyaya。15日之前兩天，各家開始舂米、製酒，各戶繳錢。

在進行homeyaya的日子，所有參加儀式的人都不能吃魚、蔥、蒜等食物。外人也被警告：儀式主持人在進行儀式時，千萬不能由他的前面橫過，否則小米神會被干擾因而找不到路進出。類似這些禁忌，以及在祭粟倉不可大聲喧嘩，儀式用具不可掉落於地，使用時不可大聲敲擊等，不斷的在儀式階段中強調，並要求年輕人遵循。

小米收成的日子，也是鄒人運用巫術來怯病求平安的時間，各家在小米收成儀式進行前，延請巫師（joifo）前來替家人治病祈福，稱為meipo。例如7月14日上午9時30分，莊家noatsatsiana有六人齊聚一堂，準備一碗米、一碗清水、一些voeu（按：藜實）和一支tapanio，米碗上置百元鈔（由最近常做惡夢者出錢），請里佳來的由judunana嫁到peongsi家的女巫師行meipo。進行meipo時，每個人面向東背朝西坐著，最左邊是族長、年紀最大的、依次排列。女巫師拿起tapanio沾水、再拿一點voeu從每個人的頭開始由上而下在身體每一部位做淨除的工作，右手的tapanio揮動將「不好的東西」趕到左掌心去、捉住，再朝向西或南方吹去，joifo（按：巫師）同時也會用一種吟歌聲調和神溝通，每個人依次做完後就完成了meipo，米碗上的百元鈔和米即由joifo帶回去。對鄒人而言，這個時候的治病祈福，可以有特殊效果。事實上，我們可以認為：homeyaya結束之後，在食物的生長到收穫，以及Tsou（按：鄒族人）的生活，都是一個「新」的開始。

這天，有些人家殺豬，並割下豬的左耳尖去毛待用；有些人家則拿松鼠吊掛在祭粟中待用。鄒人說，松鼠是小米神最喜歡的食物，祭粟倉裡面，小米神居住的ketpu往往吊滿了松鼠的耳朵，獻給小米神。homeyaya儀式中最重要場所是各家的祭粟倉（monopesia），目前達邦祭粟倉最大且最完整的家族便是頭目家所屬。汪家的monopesia於民國五十年時重建。tufasuya是放置獵具如茅、刀的地方。

homeyaya的前一天，住在小社或平地的族人陸陸續續回來，鄒人視小米收穫儀式的時間如同漢人的「過年」，表示舊的一年即將過去。實際上，由粟播種開始到小米收成，是鄒人年曆中的一年。晚上，掌管祭粟倉的長老必須睡在祭粟倉裡，在黎明之前、天還未亮時就要進行儀式。homeyaya當天，睡在祭粟倉內的長老天未亮即起，準備酒、松鼠的右耳或豬耳尖、茶杯，綁在一個方形筐內（baegonu），筐中亦置可以除不淨的植物tapanio，同時在祭粟倉內的火塘（bubuzu）爐上開始炊食。

天將明，長老背方簍、帶箭竹製成的手杖，從正門出去，到小米田去pokajo。手杖是小米神要保護他們走路安全之物，由長老製作，一個聯合家族往往可能有五、六支，是傳家的物件之一。如同要遠行的人所遵守的禁忌一樣，出發前若有人打噴嚏，就暫時不能去，必須把所有東西卸下後，約等五、六分鐘再行出發。出發的隊伍，寂靜嚴肅、魚貫而行。

小米田中準備進行儀式的地方，已預先架好一個迎小米神的小建物（mono-baiisi），下鋪茅草、右立可掛一個瓢製容器（hobi）或杯子的木桿，hobi內置有舂成的細粉稱為gagsi。長老到時，先將tapanio置於竹架上，拿茅草做成結vomu，一手拿酒杯，將vomu沾酒、唇發「tsip—」聲，並劃一圓，如此反覆五次；這個動作意在招請小米神和土地神都來，聲明小米收割要開始了。再拿松鼠耳朵，對小米進行儀式，口中禱曰：「若有做錯，請神原諒」等語。之後便可分別割下二束小米，以茅草縛上，一束放入筐內帶回monopesia，另一束則放在竹架下、茅草上，用石塊壓住。帶回monopesia中的小米，置於小米神臨時居住的hifi上，拿耳朵來進行儀式；接著儀式執行者，先做bototsu（以手指點酒、飯、肉等口中並嘖嘖作聲）隨後家人都做，缺席者由家人代做，表示全部聯合家族的人，都向小米神致敬的意思。

儀式進行到此才可進食、喝水。

早餐都在自己家的祭粟倉中，之後若有別人來請，則可去、且可自由飲酒。在特富野，此時先由陳家的人由一年輕人代表先去請汪家的人來作客，吃點食物，然後再一起到汪家去，再依次齊到石、陳、高等家去。到別人家時，也要先bototsu表示獻食的儀式行為，離開時主人會讓來訪者帶肉回去，鄒男子便把肉置於胸袋gejoi中攜回。達邦到汪家來的有noatsatsiana、jasi juṅu、uṅoṅana、tosku、jakumaṅana和uchina等各氏族長。依序邀約，再一次重演傳統的社會關係。



第二天，再至小米田，從事與昨天相同的儀式行為，但需把昨天壓在竹架下的小米置於背筐中執回。對達邦的鄒人而言，此時是迎回另一位小米神baiisi（昨日是baidonu）。第二天也是所有人將小米全部收割完成的日子。回到祭粟倉中的動作，亦與昨日同，在作bototsu時，若沒有回來的家人，也必須由家長唸他的名字，作bototsu。食和酒完畢之後，有時家長會執耳朵，向某人或全家人作潔淨的儀式。在汪家，第一天收割置於monobaiisi的小米，需帶回祭粟倉中，而將原帶回祭粟倉的小米，攜至會所，掛在頭骨籠下一、二天。

小米收穫儀式時間內，作完儀式之後就可以喝酒，到社外草堆男人摔角、聊天、唱歌、說故事等遊戲，表現一年結束與新的一年開始的歡愉情緒；但鄒人強調不可太久、太過頭，否則小米神baidonu會生氣。一向被視為內斂、自制的鄒人，在儀式娛樂的場合，更是肅敬、不敢放肆逾越。

下午，各家代表齊集汪家準備作sueikajo。儀式，每人胸前別上由木槿樹皮製成染紅之fukuo（按：避邪籙條）。每家代表到後先以酒向小米神bototsu，汪家主祭再以耳朵對每個在場者（包括汪家全體）作儀式，向神祈求賜予眾人平安。接著由溫春晴帶頭tu'e，詠唱鄒族人走過的山河之地名，表示向神祈祝，希望這些地方的動植物都長得很好。tu'e結束之後便開始由創社的ujonana氏主持，討論今年是否要舉行mayasvi。mayasvi舉行與否由ujonana氏決定之後，再交予peonsi家負責準備各項細節工作。藉著這樣的過程，鄒族將聯合家族的儀式，整合到部落儀式之中，而這種層層相扣的關係，也正表現出鄒族的社會結構原則的支配。

第三天清晨，婦女便開始結茅草結vomu，一結表示家中的一個人，此為moeivovei之準備工作，在還未moeivovei前別家的人不能入內。待全家人到齊之後，拿一束小米放在hifi上，主祭bototsu，其他人也bototsu，未回來的由家長代其bototsu。bototsu結束之後，主祭將兩束小米用藤綁好，和vomu及另一束小米放在hifi上。主祭以耳朵沾hobi中的米粉對每個人行moeivovei儀式，然後將兩束小米放至ketpu（小米神住所）中，再選擇一些小米置入後，封好用兩根較大的vomu插在封口。剩下的小米綁成五捆，四束掛在牆上其中一束將要帶到山上，另一束吊在靠ketpu的樑上作為來年的種粟。緊接著女人們在祭粟倉做'sti儀式，講一些種植和畜養方面之事，男人則到會所去做'sti。主祭聚合所有的手杖以藤綁好、杯子或hobi亦綁在方形筐上，女主祭將用過的耳朵綁在ketpu上，男主祭將方形筐拿到ketpu

前，由女主祭將hobi中的米粉灑在ketpu下，再將方形筐綁在ketpu上，待明年做homeyaya前才能拿下。

鄒族神聖的地點分為幾處，定點有包括赤榕樹作為被獵頭的敵靈來宿之處，各聯合家族的獸骨架屈於獵頭和軍神的地方，會所則是天神降臨之處。不定點的有獵場土地神、河川水神、小米神的臨時居留之所monobaiisi等幾處。

此時，除了ketpu中的小米神之外，其他的小米神都退走了。行完祭粟倉內的儀式，男人到kuba時以一fumu草葉包小米、與一根fukuo插在kuba的簷下，口中並發出嘖嘖聲，此即為'sti。在此之前祭粟倉的'sti，亦將包有小米的fumu插在祭粟倉的屋簷下。

各家族互相邀宴，是homeyaya的重頭戲之一，藉以再一次肯定社內各大家族之間的地位與關係。達邦的莊家和吳家長老會先到汪家吃早餐，並再討論一些mayasvi的事宜。特富野則是由汪家邀陳家回家共餐，再共同回到陳家，並輪流到高、石、杜等家共食。

接著，傳統的homeyaya儀式中還有上山狩獵的活動，稱為mijoka，達部長老在進行這項活動之時，到kiupana（現達邦第五鄰東北往isikiana路左側）、isikiana，再回到kiupana共作三個"snoeitsavei"（茅草成網，用fukuo綁好立在地上），再回到社中遊戲。

到此，homeyaya儀式算是完成了，由小社回到本家emo的族人可各自歸府，並帶回去一些食物。老人胸前有一胸袋（geoi），用以盛裝食用不完的禮肉和贈品。以前，homeyaya結束後，每家皆有人到kuba前去割草，以這個行為來象徵舊的一年已過去，新的一年工作由此開始。<sup>8</sup>



圖6-2-1 達邦方家的emoo-no-peisia

(資料來源：施協豪，2008，達邦)



圖6-2-2 特富野浦家的emoo-no-peisia

(資料來源：施協豪，2008，特富野)

homeyaya的進行，必需遵守相關禁忌：

1. 禁在惡月（月中社內有死亡者之月）內舉行祭典。
2. 禁吵鬧、鬥毆、投石等行爲，恐神不悅而去。
3. 禁社衆遠行，異族入社。
4. 禁在一定期間食稻米、魚、鹽、甘藷、蔥、韭、蕃椒、蒜等，恐食者病死。
5. 禁觸雞。
6. 禁從事裁縫、紡織等工作及接觸生麻，恐收穫減少。
7. 禁孕婦參加祭祀及製作或接觸祭品。<sup>9</sup>

此外，祭祀用的聖粟，有些禁忌需要遵守：

1. 禁將魚類接近聖粟，或在設有聖粟倉之宗家屋內烹食魚。
2. 禁將聖粟攜往他種族之土地。
3. 禁將聖粟給予自氏族以外之人食用。<sup>10</sup>

9 衛惠林、余錦泉、林衡立，《臺灣省通志稿·卷八·同胄志·曹族篇（第一冊）》，頁154。

10 同上註，頁155。

### 三、mayasvi

傳統上mayasvi的舉行與否，為homeyaya結束後，由長老會議決定之。經過日本的統治，mayasvi變成了固定舉辦的祭典。特富野社，因為西洋宗教的傳入，mayasvi曾經停止舉行，神樹yono也被灌鹽致死；達邦社則是從未中斷過。近年來，主要的模式，是達邦與特富野兩大社，於國曆二月十五日，隔年輪流舉辦。但是，達邦社仍會視需要，於每年homeyaya後決定是否要自己進行mayasvi。同樣的，特富野社也漸漸走向自主，民國九十四年到民國九十七年（2005-2008），已連續四年舉辦mayasvi，民國九十四年（2005）和民國九十五年（2006），更選擇三月舉行，而非二月十五日。

雖然達邦與特富野同為阿里山鄒族，兩大社相距也不遠，但是，同樣的mayasvi，大同中仍存有小異。茲以民國九十五年（2006），剛好兩社同年舉辦，加以比較之。

#### （一）達邦的mayasvi

##### 1. 預備活動（smouyu' ho）

在mayasvi開始前幾天要整理會所（kuba）內的聖物，修建會所屋頂。婦女準備祭典所需之祭品如釀酒，男子要將通往獵區路徑（出征之路）除草

##### 2. 正典活動（mayasvi）

二月八號早上八點左右，族人為會所進行最後的整修工作。按照習俗，會所的整修，一定要在正典當天才能完成，不能提早。於此同時，將要參與正典的族人，也陸陸續續抵達會所，並且完成著裝等準備工作。雖然是達邦的mayasvi，但是，仍然有部分的特富野社人前來參與。約九點四十分左右，由首長汪傳發先生帶領，將參與祭典的族人步行前往不遠的汪氏家族的家族祭屋（emoo-no-peisia），進行最後的訓示。約十分鐘後，全體再由首長帶領回到會所，準備進行mayasvi。在開始之前，兩位帶了神花（fideu）的男子，一邊呼嘯，一邊跑入或所中。進門前，完成最後一次呼嘯，守在門口的人也用木杵敲了一下會所地面。





圖6-2-3  
現在的達邦社的kuba男子會所  
(資料來源：施協豪，2008，達邦)



圖6-2-4  
mayasvi前，在頭目家的emoo-no-peisia  
(資料來源：施協豪，2008達邦mayasvi)

(1) 著盛裝 (smouyu' ho)

著鄒族傳統服裝，配神花作為戰神認識之標記，配避邪籙條 (fukuo) 於胸前作為護身符以防止惡靈於祭典時入侵。

(2) 持聖火至廣場 (mah' to puzu)

參加祭典的鄒族男子將會所裡常年不熄的火塘，持引至前方廣場中央燃引。分多次，每次約四人，將著了火的木材共同手持到廣場上的火塘。放下木材後，便直接在神樹前集結。

(3) 刺殺乳豬 (hokai)

集結完畢後，便將小豬抬到眾人與神樹之間，司祭與長老率先以刀刺殺豬隻，所有參加祭典儀式的男子以刀尖或長矛沾滿豬血，成半圓形面向神樹，舉刀並鞠躬，在身體打直的同時發出呼嘯。這個鞠躬並呼嘯的動作要做三次，向戰神報告祭典已完成準備。(呼嘯為祝神動作)，再把尖刀上的鮮血塗擦在神樹的枝葉上，以供天神，以豬血和肉來引誘敵靈，乳豬之肝則供戰神食之。

(4) 修剪神樹 (yono)

勇士們持刀爬到樹上修剪神樹的樹枝，將整株茂密的神樹 (yono) 枝葉修剪除，為了除去天梯上的障礙，為戰神整理出其降臨的路

徑，好讓戰神能順利從天而降。修剪神樹儀式後，在達邦社最後只留下三枝，一枝朝向汪家（首長家）、一枝向會所、一枝向吳家。在這同時，沒有參與砍樹的族人，在旁邊撿拾砍下的樹枝，並加以裁切、削尖。等神樹修剪完畢後，全體將裁切、削尖的樹枝，插到神樹上。完成這個動作後，便以廣場火塘為圓心，排列圓形的隊伍，準備唱迎神曲。被刺殺的小豬，則在此同時被抬進會所內。

(5) 唱迎神曲 (0)

祭典開始要先迎i'afafeyoi和posohifi兩位神祇降到祭典廣場，才能展開祭典活動；神樹枝幹修剪完成之後，就邀請天神下凡，開始迎神儀式，參與祭典的男子齊唱迎神曲，請天神以神樹為梯降臨人間，降福於子民。迎神曲莊嚴厚重，吟唱二遍。

(6) 集會所內祭儀

鄒族男子們唱完了迎神曲之後，口中發出咋咋聲，隨即依序進入會所內；此時神已進入會所，接著進行部落團結祭儀。氏族長老備妥神花，並將之沾血後插入會所內的屋頂茅草中。長老攜神花到神樹前，各氏族青年由長老手中接過後，奔向氏族家族祭屋，以示神祐。

〔1〕獻禮：各氏族分別派一名男子，將各家族徵集取來之粟酒、糯米糕、豬肉等，將粟酒注入大竹杯摻合，以示全社團結後，經長老祝禱，先潑灑小杯酒敬戰神，並將之供於聖櫃。男子帶回供品的路上，必須呼嘯。每當帶回供品的男子要進入會所之際，會呼嘯最後一次，於此同時，守在會所門口的老人，會用木杵重擊地面，以驅趕惡靈，避免混入會所中。

〔2〕家族團結祭：將象徵著各氏族團結一條心的酒分配給每一位勇士一飲而盡，眾人手指沾酒及糯米糕、豬肉等，而後共食、共飲之。摻合入飲的作為象徵各氏族緊密結合不分彼此、禍福與共的精神，並且祈求戰神賜予爭戰力量，各氏族團結禦敵。